

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請坐。請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寶：阿闍黎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從今日，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兩足中尊；皈依達摩，離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諸眾中尊。阿闍黎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從今日，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兩足中尊；皈依達摩，離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諸眾中尊。阿闍黎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從今日，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兩足中尊；皈依達摩，離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諸眾中尊。

請看《大經科註》第三百三十五頁，我們從第六行看起：

『百千三昧』。今天我們道場有緣，當代律宗大德，上果下清老法師，光臨我們的道場，我們感到非常的榮幸。老律師也為我們做證明，千經萬論無不會歸淨土，到最後這一句佛號。我們非常感謝海賢老和尚，用了九十二年的時間，做最後的表法。表法我們做了多次的報告，最重要的是告訴我們，極樂世界真有，阿彌陀佛真有，信願持名決定往生這不是假的。他老人家不認識字，一生沒有讀過一部經，甚至於跟大眾在一起做早晚課，他儀規都不知道。他怎麼做？始終就是一句佛號，給我們做證明，這一句佛號實實在在不可思議。

末法眾生，今天我們講這段文，「百千三昧，《會疏》曰：百千三昧者。眾生無量，心行不同，有利有鈍，於諸結使有厚有薄。是故菩薩行百千種三昧，斷其塵勞。譬如為諸貧人欲令大富，當備種種財物，一切備具，然後能濟諸貧者」。這個比喻，我們上次學到這個地方。接著，「又如欲治諸病，當備種種眾藥，然後能治」。這裡頭我們要注意的，三昧是一，三昧就是禪定，禪定的根本是

自性本定。宗門六祖惠能大師開悟的時候，把自性用二十個字描繪出來，淋漓盡致。自性是什麼樣子？第一，「本自清淨」，從來沒有染污過。染污的是什麼？染污的是妄心，是阿賴耶、末那、意識，第六意識的分別、第七識的執著，不是自性。

阿賴耶從哪裡來的？一念不覺，而有無明，這叫根本無明，這個根本無明就是阿賴耶。所謂「無明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粗」，愈迷愈深，迷了之後回不了頭來，這就變成六道凡夫。本來是佛，真的是佛，不是假的，轉識成智就成佛了。怎麼轉法？我不用八識五十一心所，只要你把這個東西放下，性德就現前，你所用的就是自性，跟如來果地沒有兩樣。可是眾生迷得太深，迷得太久了。眾生無量，心行不同，根有利有鈍，結使是煩惱，無明煩惱、塵沙煩惱、見思煩惱，這種種煩惱有厚有薄，不一樣。菩薩度眾生，幫助眾生回頭，必須要應病與藥。眾生是什麼樣的根性，菩薩知道，所以八萬四千法門就是八萬四千三昧，無量法門那就有無量三昧。

剛才說過三昧是一，在本經經題上，三昧就是清淨心、平等心、覺心。清淨心是小乘的定功，聲聞緣覺證得的，在我們淨土宗叫事一心不亂，清淨心就現前了，這個境界等於阿羅漢、辟支佛。大乘菩薩再向上提升，《華嚴經》上講五十二個位次，菩薩五十一位，上面是妙覺，妙覺是究竟佛果，總共五十二個等級。五十二個層次的禪定，這是大分，每個位次細分無量無邊，大分五十二個，《華嚴經》上說的。怎樣能夠證得？持戒，修定，開慧。持戒的目的是得定，要真正得定，章嘉大師教給我的，放下。他老人家教給我看破放下，看破是了解事實真相，為什麼要放下？一切法不是真的，我們把它當作真的，這是什麼？迷了。

海賢老和尚自行化他，一句話常常提醒別人，這是他的真言，

「好好念佛，成佛是真的，其他啥都是假的」。這是他看破了，一心專注在佛號，萬緣放下。這是末法時期，阿彌陀佛給我們無比殊勝的方便法門。我們知道，三空三昧不容易修，我們沒有辦法。空，實際上怎麼樣？著了空，空也沒有，空亦空。執著在空亦空，他總執著，總不能把它徹底放下，這是眾生病根，這是修行難，難在此地。淨宗的方法就是讓你一切放下，執著一法，這一法就是阿彌陀佛，這叫帶業往生。這個方法方便多了，我們每個人都能做到。

連很多同學們都知道的，諦閑老和尚有個徒弟鍋漏匠，也是不認識字，沒念過書，中年四十多歲了，找到諦閑老和尚。他們兩個從小在一起長大的，同一個村莊，小時候的玩伴，走到真的走投無路的時候，找到了小時候玩伴諦老和尚，看到出家不錯，不愁吃、不愁穿，日子挺好過的，非常羨慕，要求出家。諦閑老和尚不答應，為什麼不答應？年歲太大了，學什麼都來不及了。出家至少寺院的五堂功課他就沒有能力，你在寺院裡頭待著，別人都瞧不起你，這個精神生活很難過。

但是到最後，他還是一定堅決要出家。老和尚跟他談條件，你真的要出家，我有個條件你能不能接受？能接受，我收你，不能接受那就沒辦法了。他說你什麼條件我都接受，你說的我都聽。諦老說好，給你剃度，不要住在道場，在寧波鄉下有很多小廟沒人住，廢棄了，這是破舊的廟，沒人住，我給你找一個。我再找幾個在家居士（那個時候諦老也小有名氣，皈依的弟子不少），找兩個人來護持你，每個月供給你的糧食，再一點買菜的這些錢給你過日子。找一個老居士，女居士，給你燒兩頓飯，早晨自理，中午、晚上她來替你燒飯，給你洗衣服。

只教他一句南無阿彌陀佛。會念了？這個會念，別的不會，這一句會念。你就一直念下去！他真聽話，真幹。老和尚教他，這句

佛號不要丟失，念累了休息，休息好了接著念，不分晝夜。他真聽話，真幹，念了三年，預知時至。怎麼知道預知時至？往生前三、四天，他看看他的親戚朋友，告別！沒有告訴任何一個人，連諦閑老和尚他也沒有時間去告訴他，那個時候交通非常不便，從觀宗寺走到他這個小廟也得要走一整天。所以他告訴照顧他的這老居士老太太，跟她講，明天妳不要替我燒中飯了。老太太以為，這兩天他出去看朋友，是不是朋友請他吃飯。到第二天，還是不放心，來看看，叫師父，師父沒人答應，到處看看，小廟門都沒有關。看到師父在房間裡面，手拿著念珠，面對著窗口，西方，站在那裡，叫他不答應，仔細一看，死了，站著走的。這老太太也嚇到了，一生從來沒有看到人是站著走的，趕緊通知幾個護法，護持他的人。大家來看到之後，馬上派人到觀宗寺去，給諦老報告。這一來一去三天，他在那裡站三天。諦老看到這裡，歡喜讚歎，你總算沒有白出家！弘宗演教的法師（弘宗是禪宗的法師，演教是教下講經的法師）比不上你，名山寶剎的方丈住持也不如你。諦老常常引用這個徒弟的成就，三年念佛，勸勉大家，念佛功德不可思議。

海賢跟鍋漏匠性質完全相同，都是不認識字，都是老實、聽話、真幹。賢公念佛，這一句佛號念了九十二年，不拐彎就是沒有雜念，沒有摻雜任何東西在裡頭，就一句佛號。我們知道有這樣天賦的人，這是莫大的善根。師父了不起，師父認識人，教你這個法門你決定成就。鍋漏匠，至少他念到功夫成片，所謂功夫成片，就是心裡頭只有阿彌陀佛，除阿彌陀佛之外，沒有妄想、沒有雜念，這叫功夫成片。見思煩惱沒斷，完全伏住了，伏煩惱，不是斷煩惱，這就有資格往生了。念佛念到這樣的功夫，這不是很高的功夫，阿彌陀佛就會來告訴你，一定現身給你看。楞嚴會上，《大勢至菩薩圓通章》所說的，「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，必定見佛」，這是現前

，你還在這個世間，佛或在夢中，或在定中為你示現，告訴你，等於給你授記，讓你的信心、願心決定不會動搖。會告訴你，你的壽命還有多少年，等你壽命到的時候，我來接你往生。第一次見面。

很多有福報有智慧的人見到阿彌陀佛，不容易，見到之後向阿彌陀佛要求，我有的壽命不要了，我現在跟你走。這種情形很多，誰願意留在這個世間？我們看《淨土聖賢錄》，看《往生傳》，念佛三年往生的人數太多了，是不是他們壽命都是三年就到了？不可能，那講不通。鍋漏匠是不是三年壽命到了，我不相信，他才四十多歲。肯定是跟佛說，我壽命不要了，我現在跟你往生。佛就可以跟他約定，我什麼時候來接你，在這個期間當中，你可以準備後事。約定的時間到了，你就見到佛了，佛來接引你。兩次，兩次見佛，現前見佛。

我們讀慧遠大師的傳記，淨宗初祖，他現前見佛四次。他也是受阿彌陀佛的囑咐，領眾，這個不能馬上就走。等大眾，遠公的道場東林念佛堂，一百二十三個人個個都能往生，遠公就可以走了。還有一個不能往生，他要照顧他，這個情形我們能理解。海賢老和尚二十幾歲他就可以往生了，條件夠了，我相信見佛了。他修得好，為什麼？聽話，真持戒，不是假持戒，老實人。所以阿彌陀佛要他做榜樣，叫他表法。我相信他壽命沒那麼長，應當只是七老八十的，七、八十歲。一直到見到這本書，《若要佛法興，唯有僧讚僧》，這部書是宏琳法師大概用了十幾年的時間，蒐集許許多多的資料來證明，幫助現前不少人化解疑惑，對夏蓮居老居士的會集本有疑惑，對黃念祖老居士的集註有疑惑，對我們這些年依照這個法本來修行的人有疑惑，來為我們作證。應該是佛告訴他，什麼時候你看到這本書，佛就來接引你了。有人送這本書送到他們小廟，他也不認識字，是什麼書？大家把書名說出來，這本書書名是《若要佛

法興，唯有僧讚僧》。他聽到這個書名非常歡喜，像如獲至寶，天天在等，終於等到了，馬上穿袍搭衣，要求大家給他照相。他一生從來沒有主動要求別人給他照相的，主動要求就這一次，沒有想到照相之後第三天就走了，走得那麼瀟灑、走得那麼自在。這個表法的用意非常明顯，是這十幾、二十幾年對這個法本的排斥、批判非常嚴重，史無前例，老人來做證明。

過去有人勸過我，要我放棄夏蓮居的會集本，我們統統去學康僧鎧的本子。康僧鎧的本子學過，我早年在台中，老師也為我講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康僧鎧的本子。夏蓮居這個本子，是老師見到之後，這本書是律航老法師從大陸帶來的，帶了幾本，他親自參與夏蓮公的法會，這本子帶到台中。老師看到前面一篇長序，是他老師寫的，梅光羲老居士，李老師早年學教，就是跟梅公學的。他歡喜，非常歡喜，親筆用毛筆寫的註解，段落像科判統勾出來。在台中法華寺講過一遍，當時應該也有人批評，但是並不嚴重，老師的警覺性很高，講完一遍之後，這個本子就收起來了。

我在台中，好像第三年還是第四年，我記不清楚了，老師把這個本子交給我，我能看得懂他老人家的註解，我看到非常歡喜。正好遇到韓館長那時候護法，她五十歲，我就想我們講這個本子給她祝壽。韓館長印了三千本，我到台中向老師報告，我在跟老師十年期間，無論什麼事情，我要向老師請示，縱然在國外，回到台灣第一個去看老師。老師告訴我，緣不成熟，你還是收起來，如果有人批評，你年輕，資歷很淺，你擋不住。在那個時候我們真的不了解這些事，老師不同意講這個本子，所以我們在台北就改講《楞嚴經》。我在台中主修的是《楞嚴》，老師講一遍，我也講一遍，老師星期三講，我星期四講，把老師所講的重複講，複講，一堂不缺，這個是我在台中所紮的，這是根，大乘的根。

到以後，果然遭遇到這麼多問題。最初有人反對，但是有人給我擋駕，趙樸初老居士、茗山老和尚，他們兩個在，是我的護法，所以我到中國大陸，沒有人敢批評，如果有批評，他們兩個人就出來了。這兩個人都往生了。我還有個老朋友，天主教的總主教，對我也非常關心，也是護持我的。這些人都走了，所以我中國大陸就很少去了。去的時候看看一些老朋友，回到家鄉就祭祖，我就這兩樁事情回大陸。

難得遇到海賢老和尚，他往生之後，他的弟子印志法師到香港來看我，帶著光碟，我才知道有這回事情。諸位看到我這錫杖，這個錫杖是老和尚送給我的，這是傳了好多代，指定一定要送到我這，送到香港交給我。我們這個地方的一支，是複製的，這杖很莊嚴，我看到很歡喜，在深圳複製的。我希望能夠複製四十八支，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，將來每個淨宗道場專修專弘的，我們都供養錫杖。

所以老師在，我有依靠；老師不在，我依靠沒有了。我這一件衣，李老師往生那一天，特別我把這個紅色的袈裟換成袈裟色，這是佛制的，黃海青紅袈裟我再不用了，我搭這件衣就老師加持我，老師沒離開我。所以人家勸我，我決定不能改，我說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，我相信。為什麼？老師給我的，老師不會害我，老師不會欺騙我。老師給我的，我有任務，要把這個本子發揚光大，要普遍弘揚。如果我改了本子了，那我真正有罪名，淨空法師背師叛道。同學很多，老師為什麼不交給別人，交給我？我能體會得到。我用老師的本子講這部經，先後講過十次；用黃念祖老居士註解，講註，講經講註，這是第四次。

晚年我回頭了，我再不回頭，往生沒把握，《華嚴》，最喜歡的經典放下了。這個法門簡單、容易，只要死心塌地，成就之高是

沒有辦法估計的，海賢老和尚念到理一心不亂。他功夫成片，我估計要三年，跟鍋漏匠差不多；到這個等級之後，再向上提升，頂多三年五載，他提到事一心不亂。事一心不亂，阿羅漢，清淨心現前，智慧開了。再繼續向上提升，也是三五年之間，所以他得理一心不亂。理一心不亂的境界，跟禪宗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是相等的。老和尚自己說，我在光碟上聽到，「我什麼都知道」。這句話，如果不是真正明心見性，說這句話是大妄語，什麼都知道是明心見性的人。他什麼都不說，為我們表這個法。這個時代是亂世，尤其這個時代提倡無神論，你說多了，麻煩就來了，不如不說。做一個種田的老實人，沒有人瞧得起你，平平安安，境界不斷向上提升。不是普通人！我們走這個路好，走這個路有把握能走得通。

要相信法門平等，無有高下，這是真的這不是假的。但是眾生根性不同，我想自己煩惱習氣很重，比一般人是輕一點，但是跟李老師比，我就不如他。我在他會下十年，他給我的要求是五年。我去拜老師是有條件的，介紹我過去的是懺雲法師、朱鏡宙老居士，朱老跟他是好朋友，他們年齡大概差不多，介紹我過去的。他知道我跟過方東美先生，跟過章嘉大師，所以給我約法三章：第一個，你要拜我做老師，從今天起，只可以聽我一個人講經，任何法師大德居士講經，不准聽，這第一個條件，只聽他一個人的；第二個條件，看文字，無論是經典，或者是世間這些書籍，沒有經過他同意，不准看，這給我的條件；第三個條件就是期限，不是無期限的，五年，五年學戒，就學這個戒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。我問問其他的人，老師沒有給他這個條件，沒有，周家麟沒有，徐醒民也沒有，單單對我有這樣的限制。

老師走了之後，我一九九八年在新加坡講經，演培法師以前是台北善導寺的住持，他大我十歲，我們認識很早。我到新加坡，他



到機場去接我，我都不敢當，這是一個講經教學的法師，著作幾十種，著作等身。請我吃飯，請我到他道場講開示，他是修彌勒淨土，不是修彌陀淨土，修彌勒淨土，我讚歎，讚歎彌勒淨土，讚歎老法師，演公老法師，讚歎同學，那一天聽眾大概有六百多人。完了之後請我吃飯，告訴我，他是從小出家，十幾歲出家，沙彌，他是跟諦閑老和尚。諦老和尚給他約法三章，跟李老師跟我講的完全相同，我才恍然大悟，這不是李老師自己創造的，過去祖祖相傳。但是他沒聽話，太虛大師在廈門辦佛學院，他對太虛大師也很仰慕，偷偷的逃出來到廈門去了。真可惜，他要是能夠聽話，跟定諦閑老和尚，他是天台宗一代祖師，演培很聰明，通宗通教，很難得！跟了太虛法師，完全學的是新派的佛學，實在講，把佛學當作知識來學習了，這個方向路子完全不對了。

我這個路子，雖然三個老師，一個路子。方東美先生幫助我認識佛教，本來對佛教誤會很深，這個誤會化解了，知道佛法是大學問，知道佛法有大利益，不但自利而且能利他，能利益一切眾生，非常值得學習。在章嘉大師座下三年，大師對我也特別照顧，我們是每個星期見一次面，星期天，他給我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的時間，有問題他給我解答。這個老人家，我們看他的照片，他就像照片上那個樣子，行住坐臥都在定中，言語少，沒有廢話。

我跟他三年，最重要的一樁大事，就是我在這之前，包括我跟他學習，也是把佛法當作知識來看待，知識分子，對於修行功夫沒有放在心上。頭一個障礙，就是對於戒律產生很大的誤會，我們心裡想的是，我們是現代人，二十一世紀的人，佛的這些戒律生活方式是二千五百年前印度人的，這個東西我們要學習幹嘛？沒有必要。他的典籍，所講的道理，乃至於一些方法、智慧，這個我們要，尤其是許許多多跟今天科學能夠接軌的，這個太難得了。章嘉大師

真有智慧，善巧方便，對我的關懷、照顧讓我感到感恩。我一個星期要是沒有去，沒有跟他告假，他就會打電話來，叫他的副官、他的侍者打電話來問，是不是生病了，還怎麼樣，怎麼今天沒來？這樣的關懷讓我不敢偷懶，每個星期天，都要去跟他老人家見面，向他老人家匯報，我這一個星期學了些什麼。每次離開，他一定送我到門口，會輕輕說一句，「戒律很重要」，我也是當耳邊風聽，也沒在意。

老人走了，我跟甘珠活佛，他身邊一些人，在火化場，他火化場特別給他建的，不在一般，特別給他建一個塔，在那搭個帳篷，他們住了七天七夜，我在那住三天三夜。我在反省，我這三年，老人到底教了我些什麼，我學到些什麼。這一反省，第一個概念就是想到，戒律很重要，他為什麼要給我說這麼多遍，又不直接說？直接說怕我聽了受不了，跑掉了，不跟他學了，所以用這種方法，輕描淡寫。所以我覺得老人往生，我覺得他是為我表法的，讓我警覺到，這才重視戒律，想了兩個星期，想出一點門道來了。

佛法是出世法，是要超越三界的方法，超越十法界的。中國的儒跟道，世間法，乃至於所有宗教，都沒有超過天道，那在佛法講，世間法，這生天，天堂，欲界天、色界天，大多數是欲界天。為什麼？他欲沒斷，欲界六層天是他們的歸宿，這個修行的東西可以改變的。要超越六道輪迴，要超越十法界，這不能改，這如果一改的話，這就去不了了。我想到這個道理，想通這個道理，這才讀戒經，戒律的書我才找來看，沒人教，我想學沒人教。我在台中想學《禮》，《禮記》，老師不教。我向他老人家請法，他沒有拒絕過的，請《華嚴》他也沒有拒絕，但是，我跟他請講《禮》的時候，我好像五、六次，請了五、六次，他才勉勉強強給我們講了幾篇。我問他為什麼？他說沒人真幹，我講了，講了你們不照做，白講了

，那有什麼意思。這我才了解，真正想學，真正肯幹，他教，他不是不教。真想學的人愈來愈少，學習的條件不具足。

我跟方東美先生，原本只是想到學校旁聽他的課程，我寫一封信自己介紹自己，寫了一篇文章給他看。一個星期他回信給我，約我到他家見面。我們是同鄉，但是不認識，小時候家鄉的狀況，向他做個報告。抗戰之後過著流亡的生活，四年沒念書，失學四年。所以問我的學歷，我初中畢業，南京第一中學，讀了半年高中，高中一年級讀了半年，國共戰爭爆發了，又要逃難。我逃到台灣，在台灣舉目無親，沒有人照顧，所以必須要找工作，要自己能養活自己。諸位想想看，沒有學歷，沒有經歷，沒有任何關係，沒有背景，這個生活多艱苦。

我從小知道自己的命運，所以我不怨天不尤人，逆來順受。喜歡讀書，喜歡思考一些問題，用心很專一，一切浮華奢侈沒有染上。為什麼？沒有錢，一個月的生活費用非常緊張。但是想讀書，想買書，我的錢都是買書買掉了。我在台灣那麼多年，生活費用一個月過得最低的，我只用八塊台幣，吃住是公家的，不要錢，生活費用那個時候一個月五十多塊錢，我省到那種程度。跟老師，老師日中一食，我那個時候是吃兩餐，過午不食，晚上這餐飯斷掉了。老師一天吃一餐，幾十年，我就跟他學。我學到第八個月，我才跟他報告，我說老師，我現在也日中一食了。多久了？我說八個月了。身體怎麼樣？我說身體很好。他桌子一拍，永遠不要改變，人到無求品自高，生活簡單。可是我還是趕不上他，他一餐飯兩塊台灣錢，我一餐飯要三塊。為什麼？我吃的量比他多。他一個月生活費用六十塊，我要九十塊，我在台中那個時候。出家之後再回到台中，老師告訴我，一個月你如果用錢超過一百五十塊錢，你就不是出家人。

我們在討論飲食這個問題，我向他報告，我說我的這個心得，飲食是正常的，能量的消耗與飲食要成正比例，你消耗得多，你補充能量不夠，你會得病。能量消耗，消耗到哪裡去了？我給老師報告，這妄念。為什麼釋迦牟尼佛在世，比丘日中一食沒有問題？他心是在禪定當中，他沒有雜念，他沒有妄想。老師完全同意。我看到老師，老師的工作量，是我們一般人五個人的工作量，他一天吃那麼一點東西。由此可見，勞心勞力消耗的能量不大，最大的就是妄想，一天到晚胡思亂想，那個一天三餐還不夠，還要加點心。我悟出這個道理，老師給我肯定，認可了。

以後離開台中出去講經，講經是接受都是年輕的同學。我在國外這麼多緣，無意當中結的，很多人不知道，那就是慈光大專佛學講座，清公和尚知道。這個講座的來源，是我跟老師做的建議。台灣大學晨曦社成立了，周宣德老居士他是當時台大教授，虔誠的佛教徒，跟李老師關係很好，他們都是印光大師的皈依弟子，把這個信息到台中親自告訴李老師。李老師他歡喜，佛教一般都受社會大眾批評，迷信，現在大專學生學佛，教授們學佛，總能夠讓大家耳目一新，這不是迷信，老師非常高興。他離開，我們送周老師，送他之後回來，我就跟老師說，我說老師，這樁事情未必是好事。老師瞪著眼睛看著我，怎麼不是好事？我說那是大專學生，高級知識分子，如果萬一跟他們講佛學，把它講偏了、講錯了，將來誰能夠幫他們糾正過來。

老師聽我這個話之後，馬上態度就冷靜下來，想了一會，他說你說得有道理，那怎麼辦？問我怎麼辦。我說我們這是慈光圖書館，我們可以辦講座。我說利用星期天，台中附近，那時候都是走路，能夠走到圖書館來上課的，每個星期天上午兩個小時，下午兩個小時，中午招待學生吃飯。寒假暑假，我們看能接待多少人，要提

供吃住，能有多少供給多少，我們有個名額，發到全台灣各個大學佛學社他們學生歡迎他們來學習，要報名參加。這個大專講座辦了幾十屆，每一屆我都參加，所以我跟學生們就生活在一起，學生們聽不懂的地方我幫他們解釋，我來當助教，跟他們就有很深的感情。這些學生畢業之後出國留學，拿到學位在外國工作了，我一出國，聽說我來了，都打電話邀請我。我的緣是這麼來的，慈光大專講座。

另外還有一個道安法師，在中國佛教會大講堂也辦了一個大專佛學講座，請我去做總主講，我在那裡講了四年。這兩個大專講座的學生幾千人，這就是我的國外法緣就這麼來的。你看就這偶爾一句話，觸動李老師，下定決心要辦大專佛學講座，沒有想到給我海外開了這個弘法的緣分，他們全世界大多數的國家都有，這是我走的一條路，最後走到澳洲。

在我沒到澳洲之前，我在澳洲每年講一個月，在澳洲，好像大概也有十年，所以這個地方的一些信徒跟我很熟悉。到澳洲來，正式移民到澳洲來，是二〇〇〇年，在這個地方建立這個道場，跟聯邦政府、州政府、地方政府的領導關係都非常好。我來到此地是移民部長邀請我，希望我到澳洲來幫助澳洲團結宗教、團結族群。他們將這個任務交給格里菲斯大學來執行，所以我跟學校就發生關係，跟這些校長、教授們常常見面。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，昆士蘭大學校長來找我，到圖文巴來找我，邀請我給他們和平學院的教授，好像是十九位，十九個人，開了兩次座談會。學校邀請我做他們學院的教授，我給學生上課不多，跟教授們舉行座談會次數多。以後由於這個關係，學校送博士學位給我，讓我有這個名分，代表學校參加聯合國的和平會議，這都想不到的事情。我有這個緣分，把所有宗教帶到聯合國，在聯合國大會堂，我們辦為世界和平祈禱，做

得都很成功。

所以這次來，這次我好像有三年沒來了，清公老和尚到這來辦戒學學習班，我說我一定要來，我來隨喜，我來當影響眾，希望同學們重視戒律。戒定慧三學同源，古人講得很好，我記得我用這個題目，我也跟諸位講了六個小時，三學同源。知道是一源，就會互相讚歎、互相尊重，佛法就興旺。如果是三學獨立，獨立還能往來，那是衰相開始了；獨立之後不相往來，佛法就衰了。嚴重的是互相批評、互相毀謗，那佛法就滅了。社會大眾聽到，你們自己吵架，自己爭名奪利，自己不能相容，算了，我就不學了。想學佛的人退心了，這是斷眾生法身慧命，果報，無間地獄。

我對外面，對自己家的人，同樣都修淨土的人，對其他不同宗派的人，乃至於對外面不同宗教的人，這些概念都是李老師傳授的。老師講《華嚴》，《華嚴》講什麼？整個宇宙跟自己一體。惠能大師所說，「何期自性，能生萬法」，自性是一個，萬法是無量無邊，只有佛法講得清楚、講得明白、講得透徹。一體能不愛惜嗎？一體能反對嗎？眼睛能反對鼻子嗎？鼻子能反對心臟嗎？一反對人就生病了，嚴重就死亡，就要命了。所以不同的器官就像是不同的宗派、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群體，要平等對待，和睦相處，有問題坐下來談，不能批評、不能反對、不能造孽、不能造罪。老師一生對人，無論對什麼人，恭敬尊重，這是我們從他身上學到的，他身行言教像海賢一樣，做得很徹底。唯一的期望，希望底下一代人才出來，佛法慢慢能普及，能發揚光大。我們今天對這個很有信心，為什麼？整個世界的社會走向了存亡繼絕的邊緣，而且就在我們現在這個時候，也就是在最近的十年二十年，興，它就興起來了，興不起來就亡了，就滅亡了。這一代人責任多重！我們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，一切行為是會把世界帶向毀滅，還是帶回頭來，把它救

起來，真不容易，真難。

我們有信心，那就是我們想找《群書治要》，我們心裡想要編《四庫》的，像《群書治要》這樣的方式給它編一部書，《國學治要》，居然能找到了。我在想這祖宗加持，應了當年章嘉大師教給我，只要把身心奉獻給佛法，奉獻給佛菩薩，奉獻給一切眾生，他說你的路佛菩薩替你鋪的。我聽了這個話，好！這我多省事，我不再為自己操一點心了，佛菩薩鋪的路。無論是順境逆境，都是幫助我提升，感恩，感佛恩、感眾生恩。順境感恩，逆境也感恩，毀謗我的，我感謝他，侮辱我的、陷害我的，我都供長生牌位，我每天給他迴向，感恩他。為什麼？他等於來考驗我。我關關通過，我沒有把這事情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放阿彌陀佛，我往生之後也會來接引他們。一切眾生本來是佛，一切眾生，《戒經》上所說的，過去父母，未來諸佛。我們常常想到這裡，一切都化解了，真的得大自在，法喜充滿，什麼都順利。

這些年我們有這個緣分，代表學校參加聯合國的會議，先後參加十幾次。現在年歲大了，不想走了，不想動了，希望年輕的人接著做，我這些影響力貢獻給你們。我不看報紙，五十多年沒有看電視，沒有看報紙，不聽廣播，我連手機都沒有。我們這裡雖然有電視，沒有天線，收不到信息，只是我們自己學習用的，人才能清淨。「知事少時煩惱少，識人多處是非多」，我在老師那裡學了很多東西。這走的是菩提大道，佛菩薩照顧我，我們什麼都不操心，什麼都不要放在心上，這一點比什麼都重要。你有一樁東西放在心上，那就是造作業報的根源，不許，不允許。一定要想到戒定慧三學，戒裡頭有定、有慧；慧裡頭有戒、有定；定裡頭有戒、有慧，一而三，三而一，它是一體，決定不能分家。我們修戒為什麼？為得定，得三昧。得三昧為什麼？為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。真正見性了

我們才算畢業了，這學習圓滿了。小乘阿羅漢是無學，大乘明心見性就無學了，到那個時候，遍法界虛空界，過去現在未來，沒有一樣不知道。為什麼？心現識變，全知道。

老和尚說這個全知道，我們聽了心裡明白，他已經到什麼層次了？至少圓教初住、別教初地。不是凡夫，為我們來表演怎樣才能真正在一生當中往生到極樂世界。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三年五載應驗就現前了，徹悟沒有，有小悟；有個十年八年就有大悟，大悟就很管用了。徹悟是見性，徹悟是經上的覺，覺是徹悟。你看清淨平等，清淨，小悟，阿羅漢辟支佛的，小乘境界；平等，大乘境界。修什麼？明明白白的擺在這裡，這是因，不能染污，要清淨、要平等、要覺悟。果，「大乘」，大乘是表智慧；「無量壽」，無量壽是德行；「莊嚴」，莊嚴是相好。你看看，你修這三樣東西，你得到的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就是《華嚴經》上佛所說的，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，相就是相好。全在經題上，夏蓮公會集的經題會得太妙了！「清淨平等覺經」是漢譯的，「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」是宋譯的，你看兩個經題合起來，合得太妙了，把淨宗全部都顯示出來了。

我們這一生能遇到這個經，李老師遇到了，但是黃念祖的註李老師沒遇到。我曾經聽說，老師告訴我黃念祖這個名字，所以我初聽他的名字，就覺得很熟，想很久，想到老師說的，他是梅光羲的外甥，夏蓮居老居士的學生。我這才接受了，美國那邊要邀請他，我說趕快邀請，我們可以在美國見見面。因為他是金剛上師，原來是講邀一個密宗的來傳密法，我說我們修淨土，搞一個密宗來把我們搞亂了，我不贊成。最後我就想起來，這個上師叫什麼名字？他說叫黃念祖。這很熟，想了很久，想到老師提到過，我說那這個人跟我們有關係，我們算是一家人。所以我們在美國一見如故。



他當時這個註解做成功了，但是是初稿，還沒有經過修訂。油印，用那個蠟紙油印，那種本子頂多只有一百本，再印多字就不清楚，模糊了。他帶了一本到美國，大概是選的最好的一本送給我。我一看歡喜無量，馬上打電話問他，有沒有版權。他說你問這個幹什麼？我說沒有版權我就翻印，有版權我尊重你。他說沒有版權，還要我給他寫一篇序文，要我給他題字，所以我在台灣印了一萬冊，精裝本一萬冊。那個本子很值得紀念，因為它是原稿本，現在的本子都修訂了好幾次，內容比那時候豐富，那是歷史，很有紀念價值。

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，老師難遇，哪有那麼好的命運！我這三個老師，再加上個韓館長，少一個我都不能成就。韓館長給我一個安定的環境，讓我對於衣食住不操心，照顧我三十年，不容易！她不是一個富有家庭，先生在一個朋友藥房裡面工作，做推銷的工作。推銷叫沒有待遇，只是推銷的時候在當中拿佣金，所以生活很苦，不是很富裕的。這樣子護持，所以我感恩，少一個都沒有我今天，大概早就往生了，壽命只有四十五歲。

四十五歲，我這三個朋友，我們都同病相憐，三個都出家了，好朋友，法融法師三月走的，明演法師跟我同一個師父，五月走的。我七月在大覺寺，基隆大覺寺，結夏安居講《楞嚴經》，我記得是我只講到第三卷，《楞嚴》十卷，講到第三卷，我得重感冒，我就曉得輪到我了。我也不找醫生，也不吃藥。那個時候，台灣大學有個同學，政大有個同學，師大有兩個同學，四個同學照顧我，我說不要看醫生，醫生只能醫病，不能醫命，我命，壽命到了，所以幫助我念佛求往生。他們同學下了課之後有時間就來陪我，替我煮一點稀飯，吃一點鹹菜。一個月恢復了，恢復之後就繼續講經，這一關過了，沒走。我一生沒生過病，沒有進過醫院，醫院沒有我的

病歷。

在台灣選總統，第六屆，蔣經國出來選總統，那一年，我們做了一個仁王護國法會，我在法會裡頭講《仁王經》。遇到甘珠活佛，我們也很久沒見面了，看到很歡喜。他叫我坐他旁邊，告訴我，他說你講經的功德，那個時候講經十二年，那一年十二年，你的命運轉變了。他說過去，我們在背後都說你，人很聰明，可惜的短命，沒有福報。他說你這個十二年講經功德，不但壽命延長，他說你有很長的壽，你壽命很長，你後來的福報很大。我都沒有想起這個，但是在台中，老師對我們這些年輕人，相貌很薄的，短命的，老師看得出來，統統勸我們出來學講經，老師說講經對於延年益壽幫助最大。所以做壽要懂得，做壽什麼方式最好？真正延年益壽？請法師講經，來講《無量壽經》，長壽經，開這個法會，冥陽兩利，這個功德大，這一般人不懂。

永遠有感恩的心，每個眾生對我都有恩德。知恩報恩，不知恩不曉得報恩。人家供我一鉢飯，這一鉢飯的恩你不能忘記，這是真的不是假的，培養自己的厚德，積功累德，願心永遠不退。釋迦牟尼佛是我們的榜樣，他帶的頭。章嘉大師勸我出家，因為我在台灣一個人，沒有牽掛，勸我學釋迦牟尼佛。他教我看的第一本書，《釋迦譜》、《釋迦方志》，那個時候這個書台灣買不到，我們到善導寺太虛圖書館，《藏經》裡面找出來，抄。我記得我還抄過十幾部經，沒有現在這麼方便。現在印刷術太方便了，所以我接受同學的供養、四眾供養，生活已經不需要了，不需要用錢了，我把這個錢，我沒有建道場，統統印經布施，布施到全世界，這就是台灣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。布施的種類很多，不同的宗派統統流通，只要有人找到，我想要印，印密宗的東西、印小乘的東西，我都給他印，都送給他們，這是法緣殊勝，廣結法緣。

傳統文化我們真的怕它斷掉，傳統文化是大乘佛法的根，沒有傳統文化，大乘佛法不能存在。今天傳統文化有問題，我們要救這個根。怎麼救法？典籍《四庫全書》、《四庫薈要》，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載體。台灣《四庫全書》只有一部，在故宮博物院，《薈要》也是一部，孤本。在台灣讀書人常常提心吊膽，怕一個動亂、一個災變，這個東西損失掉了，那就完了，都希望這部書能夠翻印，印出來。這二十多年前，難得，商務印書館真的印出來了。我問總經理印了多少部？三百部。《薈要》世界書局印的，印了兩百部，分量太少。

民國一百年，政府為了紀念一百年，通知那兩個書店，能不能再版？那個書店老闆第一個通知我，我贊成，我說好，太好了！我跟商務印書館說，我要一百套，我說老價錢，不能漲價，雖然十年了，我還是老價錢。老價錢過去一套美金五萬，他同意了，給我這個價錢，我買了一百套，美金五百萬。《薈要》，我問世界書局，我說我跟你訂兩百套。過去我買《薈要》買了七十多套，《四庫》只有一套，在我們現在講堂裡，你們每天早晨講堂櫃子裡頭，那就是我買的一套，那是上一次商務印書館最後的一套，賣給我了。所以我跟他訂了一百套，《薈要》訂兩百套。不夠，以後我向商務印書館又買了十一套，總共買了一百一十二套，這是《四庫》，《薈要》跟他買了大概是二百七十多套，分送給全世界大學圖書館、國家圖書館。這樣子不會失傳了，再大的災難不可能完全毀滅，肯定有留下來的，用這個方法保存中國傳統文化，這我放心了。

第二個，現在想起來了，得要人去弘揚。弘揚怎麼？要培養老師，要培養儒釋道的老師，要培養《群書治要》的老師，要培養《四庫全書》的老師，得有人來教。所以我就想起漢學院，漢學包括儒釋道。要培養師資，能有一批老師利用現在高科技教學的方法，

有個幾十個老師，我們再建一個無線電視台，衛星電視台，二十四小時天天在講，天天在教。只要有學生想學哪一門，我們就請老師講那一門，這個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普遍全世界。行嗎？行。

我這次來之前大概一個星期，有人告訴我，英國現在他們的教育部，從幼稚園、小學、中學、大學，統統都開中文課程，從小就要學。有人問他們教育部的官員，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做法？他們的答覆，將來中文就像現在的英文一樣，會全世界通用，你要不學以後就趕不上了，他們現在從幼兒園教。印尼也是的，全國中小學，學中國傳統文化，這是回教國家，太難得了，我看到了很感動，不過他們是把中文的東西翻成印尼文，有中文對照。

好事情，都是祖宗之德，祖宗安排的，我們想什麼，這東西會出現，這就不可思議。《群書治要》我們想了三年，想到了。《國學治要》想了好多年，我想找人來替我做，結果沒有想到，民國初年已經有人把它做好了。我得到這部書如獲至寶，這是什麼？《四庫全書》的鑰匙。《四庫全書》從哪裡讀起？從這讀起。你讀了這一本，你對於《四庫》完全了解，你要想學什麼東西，你就自己可以去選擇了，它是《四庫》的鑰匙。

《群書治要》好，我們這裡還有同學都知道，唐太宗下令編的，主意是從他來的。二十七歲做皇帝，他是將軍，天天忙著打仗，所以讀書很少。天下平定了，他做了皇上，這麼大的國家、這麼多的人口怎麼治理？所以他就想到了三皇五帝，一直到前面一個朝代晉朝晉代，這二千五百年當中，古聖先賢的教訓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這些教訓都在《四庫》裡頭。他成立一個小組去蒐集，統統抄下來，抄成一部書《群書治要》，五十萬字。

這部書我們得到了，我們馬上很快把它印出來，樣書送到這個地方，我住的這個山上精舍，在我小客廳小桌子上擺上，大家圍繞

著在欣賞。悟忍師的妹妹那一天在場，突然跪下來說，我是李世民。我一聽說，唐太宗附體，我就請他坐。他不敢坐，一直跪在地下感恩。我說我沒有對你做什麼特別的好事，他就說出《群書治要》，我明白了。他從地獄出來，為什麼墮地獄？建國的時候打仗殺太多人，殺業墮無間地獄。印《群書治要》，他這個功德他離開地獄，告訴我這部書可以救中國，可以救全世界。說完之後道謝，他就離開身體，離開忍師妹妹的身體，到哪裡去？到我們念佛堂來念佛聽經，大概待了一個多月離開了。聽說現在，聽說是生天，生天一段時期往生極樂世界了。讓我想到他的功德真大，他這部書千年萬世都管用，它是真理，不受時間控制，不受時空的影響，無論在什麼時代，無論在什麼地方都管用，能救全人類，這個功德不得了！

所以最近我又想到，《群書治要》是晉以前的，二千五百年前，從唐以後，唐宋元明清這五代，這五代的東西不少，再編一個《群書治要》續篇，中華民族可就不得了，中華民族救了全世界，救了這個世界千年萬世。這是什麼？這一百萬字的這部書，正續篇，《群書治要》正續篇，是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當中的精華，讀這部書等於把中國傳統文化全部都學到了。我會想，我沒有能力做，我會想。所以我現在的希望，就希望這個漢學院，現在馬來西亞有漢學院，香港有漢學院，印尼有漢學院，希望漢學院來完成這工作，這工作太偉大了，一方面培養《群書治要》的老師，一方面編續篇，這是真實功德裡面的功德。為什麼？救一切苦難眾生，讓這個地球永續的安定和諧，這功德還得了！史無前例，沒有人能做到，現在人能做到。當然做這樁事情，首先德行的修養，真正發大菩提心，為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永續的發展，為全世界苦難眾生，為千年萬世之後的世世代代苦難眾生，這功德還得了！一切諸佛都稱讚不盡。

市長前天來訪問，同行的有位部長，他管農林的，管農、漁、森林，是吧？有位部長，聯邦政府的，還有三位國會議員，我跟他們談這裡，很有興趣。我說如果圖文巴市長支持，我們在這個地方辦宗教大學，希望政府撥一塊地給我們，每個宗教建一個學院，圍在一起建一個學院。我們團結全世界，團結宗教、團結族群，發揚每個族群的優秀文化，把文化融合在一起。當然，這個文化中國文化是主體，湯恩比博士說的，不是我們講的。

所有的宗教回歸教育，宗教互相學習、互助合作，共同向上提升，宗教是一家人，在大乘佛法裡講，全世界宗教是一體，中村康隆老和尚的話，日本人。我到日本去的時候跟他見面，他那一年一百歲，他一百零三歲過世的，告訴我，全世界宗教的創始人都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，觀音三十二應，應以什麼身得度就化什麼身。講得好，非常難得，都給我們啟示，我們要認真努力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學習到此地，謝謝大家。感謝清老和尚光臨指教，謝謝。